

疑

獄

箋

疑獄箋卷三

高郵王鼎臣訂 仁和陳芳生書

婦無首

郡從事

著 簡

武 賽 賽

王堂問話曰近代有人因行商回見其妻爲人所殺
支體具存但不見首既悲且懼遂告于妻族妻族遷
執墮入官獄吏嚴其鞭撻莫得自明乃自誣殺妻案
狀既成皆以爲不謬郡主委諸從事從事疑而不斷
請使君曰某溫塵幕席誠宜竭節人命一死不可復

生苟或誣舉典刑其能追悔乎必請緩而窮之且本
夫之情孰忍殺其妻縱有隙而害之必作脫禍之計
或推病殞或託暴亡必不存屍而棄首其理甚明使
君許其讞議從事乃別開其第權作狴牢移此繫者
細劾之仍給以酒食湯沐鍵戶棘垣不使洩于外更
令件作行人各供近來應與人家安厝墳墓去處文
狀既而一一面詰之曰汝等與人家舉事還有可疑
者否有一人曰某子一豪家舉事只言殂却姪子五
更初墻頭弔過凶器其間極輕有似無物見瘞在某

坊遽遣發之，果獲一女子首，遂將首對屍，令繫者驗認，云非妻也。遂收豪家鞠之，乃是殺一姪子，函首葬之，以屍易此良家之婦，私室畜之，斷豪士棄市。

鄭克曰：此漢乾祐中王仁裕所說五代時事。頃聞一事，頗亦類此。太平州有一婦人，與小郎偕出，遇雨，入古廟避之。數人先在其中，小郎被酒困睡，至晚始醒，人皆去矣。嫂已被殺而無首，驚駭號呼，被執送官，不勝拷掠，誣服。強姦嫂不從而殺之，棄其首與刃于江中，遂坐死。後其夫于優戲場認得其

妻諸伶悉竄捕獲伏法蓋向者無首之屍乃先在廟中一人也伶人斷其首易此婦人衣而携以去小郎之冤如此以無善疑從事故也然則賊證未明獄可遂決乎

袁州萍鄉有高嶺嶺北張姓娶嶺南周氏女周氏歸寧張遣其弟候之至嶺中妻倦少坐弟先抱其孩歸久而妻不歸張與其弟同至坐處無有也復至周宅又無有同周復登嶺尋訪則妻死于叢林中且無首矣周紐其弟赴官疑弟欲濫之不從殺之以滅口弟

遂誣服官勒都官索頭與刃。都官解頭與刃將弟處死。踰年張之隣人遇其妻于建康旅邸相視駭愕少焉同炊隣告以故妻泣曰寬哉其時坐嶺上時有一髯客擔箬籠上山四顧無人拔刀脅取我衣服與鞋與出籠中一婦人衣之斷其頭致籠中推其屍于林令我入籠中負擔以行凡半月餘日到此未幾髯客歸二鄰人紐之聞官卽承準無詞申刑部取旨髯客處死以欵司償其弟命州縣吏各黜籍邑宰郡司理檢覆官皆降罷二隣人給元告捕兇身賞妻歸夫家

先都官迫于官司盜開他人棺取婦人頭申解亦處死

寶慶間臨江蕭某赴臨安往來娼武賽賽家經年囊爲之空武遂拒之蕭不能給其僕反爲娼用蕭大困逼歸家盡賣所有產復往臨安開典舖不往娼家者二年一日有人質錢頗與較多寡其人曰上舍在武賽賽家費了許多錢不爭今日較這二百錢甚利害你帶來人尙在他家你如今慳吝可知不敢去了蕭惑其言憶前事心不能平夜往賽賽家武方接語卽

斷其頭以歸。僕亦逃去。明日西廂吏見殺人。莫知蹤。因疑平日但有張四官人。常往娼家乞覓。不厭。武賽賽亦拘性。必其人殺之。張繫獄拷掠。遂誣服。稱刀與武賽賽頭葉海中。尋絞于市。蕭取武頭置器中。滿浸以油。致卧榻下。時提一觀之。曰。武賽賽。你如今却說我了。年餘有寇。真土入蕭室。蕭驚捕冠。忽巡牌者至。入蕭室集捕。寇則逃去。竟見床下器中。武賽賽頭。明日捕蕭鞠之。伏其辜。斬西廂吏。以償張四官人。獄官亦定罪有差。

首也刃也定獄之憑也索之已得猶有不實如都
官者況乎棄江棄海之云又何可憑以定獄耶張
四官人之寬定獄者寬之也西廂吏特疑于其迹
而非定獄之人乃斬西廂吏而獄官未減豈理也
哉

邸店舟人殺人

真西山

成安民

錢 淵

韋 臯

閻濟美

真西山帥潭州，有程二業邸店，生子年二十餘，屢謀於所厚者，欲殺其父。所厚者恐累已，首於官，付左院推勘，卽准服。問其故，卒無言。詢諸鄰里，亦云挾利刃，其謀叵測。但父子之間，並無他故。西山疑之一夕，焚香告於神。夢神語曰：「此乃二十年前事耳。旦起呼程屏左右曰：『今獄已成，爾心下有何別事？』程倉皇曰：『無事。』西山曰：『爾二十年前事，我已悉知，其勿隱。』程啞然。

日二十年前有馮山行者欲買度牒在店安歇某殺之見瘞厨中西山籍其家可千緡并掘其屍果在遂入禁謂其子曰彼爲爾父爾何故欲殺之子無語西山曰爾別作生計不見其父何如子曰不會作生計西山曰若作生計我與爾千貫錢其子曰若得千貫錢買度牒馮山出家耳遂以所籍家產與之程二編管建昌軍嘉定壬午年也

成安民亢某既老而裕止一子禮度如長者然時持刃欲殺父里卒以聞於令令問之曰民知法者安忍

爲此特持刃時不自知耳令悟問其父曰汝何業曰少業邸店又曰汝屋幾進曰四進時有業錐者錐土中而嗅之卽知土中物因令遍錐其家得四屍蓋業邸店時殺人取財而瘞之也乃服罪死

唐韋臯鎮劔南鄉俗之弊逆旅大賈有貨殖萬餘者因病而酖之旣卒所有財十隱七八因之多致富盛公密知之有北客蘇延家屬大鹵因商販于蜀川得病當夜而卒以報于公公使驗其簿已爲店人易其文字才遺一二公乃究尋經過密勘于里屬辭多異

同遂劫其司店者立承隱欺數千餘貫與諸吏分張二十餘人悉命付法由是劔南無橫死之客

錢藻知廣信有商人被殺浮于河其子求屍得之疑潁河人殺之也訟于鉛山縣逮係數十人拷掠無據以白府錢盡釋諸人密問商子汝父何商曰布何地曰某地錢密逮其地布行諸牙僧及諸任僦舟者詢其詳商以某日買布若干僦某甲舟某日發矣錢知賊由舟人逮之榜訊數百不承伏密遣官搜其家無所得詢之比鄰云某夜多狗吠往來剝喙但不知其

故耳。卽有布當不以入家。乃遍搜之。山谷林野間。時方刈獲。野多聚稗。獨一處最高大。發之。布也。舟人乃伏罪。

唐閩濟美鎮江南。有舟人備載商貨。一商所載甚繁。細其間有銀十錠。密隱貨中。舟人潛窺之。伺其下岸。乃盜之。沉于船泊之所。夜發。至于鎮。檢諸貨。乃失銀。遂執舟者見公。公曰。客載之家。盜物皆然也。問客昨宿何所。曰。此百里浦汊中。乃令武士與船夫同往索之。公密謂武士曰。必是船人盜之。沉于江中矣。爾可

令機師沉鈎之其物必在乃依命鈎而引之銀在篋
封署猶全也

假屍首

病丐之免

木工獄

永嘉王生

宣歙間有強盜夜殺一行旅棄屍道上攜其首去將曉一人繼至而踐其血亟走避之尋被追捕繫獄半年不決有司欲得首結案乃嚴督里胥遍行搜索會一丐者病卧窰中卽斬以應命囚亦久厭拷掠遂伏誅後半年強盜始取于儀真獄成驗所斬首乃瘞于歙縣界彼里胥之濫殺與平民之枉死皆緣有司急于得首以結案也然則追責贓證可不慎乎

祭酒宋本記木工獄曰京師小木局木工數百人置長分領之一工與其長不睦不往來者半年衆工謂口語非大嫌釀酒肉強工造長家和解之暮醉散去工婦素淫與所私者謀戕良人以其醉於警而返也殺之倉卒藏屍無所室有土塲中空乃啓塌磚剖屍爲四五始客焉復磚如故明日婦往長家哭曰吾夫昨不歸必而殺之訟諸警巡院院以長仇也逮至榜掠不勝毒自誣服婦發喪成服召比丘修佛事哭盡哀院詰屍處曰棄塚中責仵作二人索之塚弗得刑

部御史京尹交促具獄期十日得屍不得期七日又不得期五日期三日四被笞終不得二人嘆惋循壕相語笞無已時因謀別殺人應命暮坐水傍一翁騎驢渡橋擠墮水中縱驢去旬餘度翁爛不可識舉以開院召婦審視婦撫而大號曰是矣取夫招魂塚上脫筭珥具棺葬之獄遂成案上未報騎驢翁之族物色翁不得一人負驢皮道中宛然其家畜奪而披視皮血未燥執愬于邑亦以鞠訊慘酷自誣劫翁驢翁拒而殺之屍藏某地求之不見輒更曰某地辭數更

卒不見。負皮者瘦死獄中。歲餘前長奏下。縛徃徃衆工隨而譟。雖皆憤其冤而不能爲之明。工長竟斬衆工。愈哀嘆不置。徧訪其事。無所得。乃聚交鈔百錠。置衢路。有得某工死狀者。酬以是。初婦每修佛事。則丐者至。至求供飯。一故偷兒常從丐往乞。一日偷兒將盜他人家。尚蚤。旣熟婦門戶。乃闌中依其垣屋以待。迫鍾時。忽醉者踉蹌入。酣而怒其婦。詈之。拳之。且蹴之。婦不敢出聲。醉者睡。婦微諄燭下曰。緣而殺吾夫。體骸異處。土塌下二歲餘矣。塌旣不可大。又不敢填。

治吾夫尚不知腐盡否。今乃虐我。嘆息飲泣。偷兒立牖外悉聽之。明發入局中。號於衆。吾已得某工死狀。速付我錢。因俾衆工遙隨往。偷兒佯被酒入婦舍挑之。婦大罵。隣居皆不平。將毆之。偷兒遽去。土塌扳磚作欲擊闕狀。則屍見矣。衆工突入反接婦。送官婦吐實。醉者卽所私也。官復審壕中死人何從來。件作欸伏擠騎驢翁墮水。件作婦。洎所私者。殊干市。先斷工長死官吏皆廢終身。官以吏死者事若發。則官吏又有得罪者數人。遂寢負皮者冤。此延祐初事也。校官

文謙甫以語宋子。宋子曰：王之死，當坐婦與所私者二人耳。乃牽聯殺四五人。此事變之殷也。解仇而伏斂刀，逃笞而得刃，件作殺而工婦磔，負皮道中而死。桎梏赴盜而獲購，此又轆轤而不可知者也。悲夫！湖中小客，貨薑于永嘉。王生酬直未定，強秤之。客語侵生，生怒，拳其背，仆戶限死。生扶救良久，復甦，以酒食謝過。遺之疋絹，還次渡口。舟子問絹所自得，具道之時數里間有流屍。舟子因從客買絹，并丐筠籃。客去，抵夜載屍近生居，叩門倉皇曰：午後有湖州客過。

渡云爲君家捶擊垂死。屬我告官。呼骨肉直其冤。留
絹與籃爲證。今已絕矣。生甚懼。賂錢二百千。求瘞屍
深林中。後爲黥僕。要脅聞官。生因徙居。迷故瘞處。拷
掠病死。明年。薑客具土儀來訪。言買絹之故。其家執
僕訴冤。官并捕舟子斃之。

宣歙之獄。被繫者已半年矣。病囚之首。豈無新舊
之別乎。如使旣朽敗也。安信其爲行旅之首乎。如
使未朽敗也。又豈半年之首乎。且以甲之首合乙
之屍。縱使皆腐。必有不相符者。則以合之骨節而

可驗也。奈何卽以結案耶。木王之屍以爲棄之壕中矣。夫曰棄屍壕中。則與擠之水中而死者其屍甚有別矣。况前此索屍已數十餘日。而此騎驢翁之屍才十餘日。雖腐化難識。又豈無以別之者。奈何可以結案也。此皆有司不親相驗。或雖相驗而不詳細。及雖詳細而不知所以分別之過也。

飲食毒

三足鰲

荊花魚湯

老

雞

昂頭鱈

花瓶水

蜈

蚣

太倉州有百姓道見漁者持一鰲而三足買歸令婦
烹之既熟呼婦共食婦不欲食出坐門外久不聞其
夫聲入視已失所在地上止存髮一縷衣服冠履事
事皆在如蛻形者驚怖號喚里甲聞之以婦爲謀殺
夫而詐諉也錄之官知州莆田黃庭宣鞠之得其情
以爲異物理或當有歸婦于獄名漁者立限令捕三
足鰲來數日得之以獻卽于官廳召此婦依前烹泊

而出重囚令食之食畢引入獄及門已化盡矣所存
衣髮皆與百姓同乃原婦罪群漁云初被命網于川
舉網驚其太重及岸視之乃一肉塊如人形五官俱
具而無手足閉目蠢動漁大驚怕擲之水中又別網
一所得物狀亦如之羣漁懼買牲酒祭水神禱曰我
輩奉命于官尋三足鰲乃連得怪物如違限必獲罪
矣惟神佑之禱畢而網乃得鰲焉竟不知二物爲何
也按爾雅曰鰲三足能注云今陽美君山上有池中
出三足鰲又山海經曰從山多三足鰲是物世宜有

但食而化傳記所無然一舉而得二異尤前所未聞也、

單縣有田作者其婦餉之食畢死翁姑曰婦意也陳于官不勝箠楚遂誣服自是天久不雨許襄毅公時官山東曰獄其有冤乎乃親歷其地出獄囚徧審之至餉婦乃曰夫婦相守人之至願鳩毒殺人計之至密者也焉有自餉于田而鳩之者哉遂詢其所饋飲食所經道路婦曰魚湯米飯度自荆林無他異也公乃買魚作飯投荆花于中試之狗彘無不死者婦冤

遂白卽日大雨如注

荆芥與魚相反食之腸斷立死若服荆芥必戒食魚亦此類也少他時也

蘇人出商于外其妻畜雞數隻以待其歸數年方反殺雞食之夫卽死隣人疑有外奸首之太守姚公鞠之無他故意其雞有毒令人覓老雞與當死囚遍食之果殺二人獄遂白蓋雞食蜈蚣百蟲久則蓄毒故養生家雞老不食又夏不食雞

皆在清河署有民控子婦夫身死亦因食五年雞之故可不慎於腹之腸也

張御史昂字仲明慈谿人成化中以進士知鉛山縣有賣薪者性嗜鱸一日自市歸饑甚妻烹鱸以進恣啖之腹痛而死隣保謂妻毒夫執送官拷訊無他據

獄不能具械繫踰年公始至閱其牘疑中鰥毒召漁者捕鱖得數百斤悉置水甕中有昂頭出水二三寸者數之得七公異之召此婦面烹焉而出死囚與食才下咽便稱腹痛俄仆地死婦寃遂白

爲猶龍曰陸子遠神政記

載此事謂公受神教而然說頗誕要之凡物異常者皆有靈察獄者自宜留心何待取決于冥冥哉

宋汪待舉字懷忠守處州郡部民有飲客者客醉卧空室中夜醒酒渴索漿不得乃取花瓶水飲之次早啓戶客死矣其家訟于官待舉寃舍中所有物惟瓶浸旱蓮而已試以飲死囚立死訟乃白

嚴郡有楊知縣者政稱神明一農耕于田婦以雞黍餉之食未竟而死鄰疑婦所鳩聞于官引大辟繫獄久矣楊蒞任鞠之婦無以自明楊詳察其顛末是日婦餉夫夫秉耒方勤令婦置飯于地待工畢而食婦悉置地多螻蟻懸之于樹而歸夫食既不見死亦不知也楊問樹所在取雞命婦如前烹之復懸于樹親伺其側頂間一蜈蚣黃色長尺許從樹蠹穴中疾出啖雞良久而去試取其餘與犬犬立斃遂伐其木而殺之婦乃得白

聽聲

子產

郭中錫

莊遵

葉夢鼎奉師

韓況

鄭子產晨出聞婦人之哭也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
間使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御者問曰夫子
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于其親愛也始病而
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夫已死哭不哀而懼是以
知其有奸也

按周禮小司寇五聽之法其一辭聽其三氣聽有
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通辭倒其言以告而

知之。此辭聽之善術也。折獄者往往祖焉。至於聞哭而知殺夫之奸。則聽之以氣。有超于辭者矣。子產治鄭。民不能欺。蓋以此。

漢莊遵爲楊州刺史。巡行部內。聞道傍女子哭聲。懼而不哀。駐車問之。云。夫遭火燒死。遵使輿屍到。令吏守之。曰。當有物自往。更日有蠅集屍首。吏披髻視之。見鐵錐貫其頂。按問。乃以淫殺夫者。

唐韓滉在潤州。夜與從事晉公登萬歲樓宴。方酣。置杯不悅。語左右曰。汝聽婦人哭乎。當近何所。對曰。在

某橋某街詰旦命吏捕哭者乃婦喪夫也信宿獄不成吏懼罪守于屍側忽有大繩集其首因發髻驗之果婦私于鄰人醉其夫而釘殺之者吏以爲神因問晉公公曰吾察其哭聲疾而不悼若強而懼者吾聞子產云云

郭申錫爲晉陵尉民訴弟爲人所殺申錫察其色懼而哭不哀曰吾得賊矣非汝乎執而訊之果然

咸淳間袁州倅蕭某嘗到清水寺見木魚可供琴屢求之僧不與後權守僧鋸爲四自留其二以二遺蕭

蕭劉爲二琴自留其一以一遺時相葉西澗夢陽葉
有琴師云琴雖佳但有哀怨聲蕭遂採訪寺中有某
僧身死不明其行童負其衣物以去者見在某州開
舖遂專兵移文捕之以至付吏鞠勘乃知殺僧而負
其衣鉢也遂服其辜

察色

高柔

俞獻卿

胡質

董行成

臨安總轄

楊北山

孔循

王洋

魏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沒其妻。盈及男爲官奴婢，盈至州府稱冤，莫有省者。乃詣廷尉高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泣曰：「夫少卑特，養一老嫗爲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曰：「汝夫不與人有讐乎？」對曰：「無。」曰：「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焦子文，求不得，時

子文適坐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否。子文曰。自以卑貧。初不敢舉人錢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曾舉賓禮錢。何言不耶。子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蚤服。子文叩頭。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遣吏卒往掘得屍。抵子文罪。

俞獻卿補壽州安豐縣尉。有僧積施財甚厚。其徒殺而瘞之。已而告縣曰。師出遊矣。獻卿揣其有姦。曰。吾與師善。不告而去。何也。其徒色動。因執之。得其所瘞。

屍

魏胡質字文德爲常山太守東莞盧顯爲人所殺求
賊未得曰此人無讐而有少妻所以死乎乃悉集比
居少年有李若見質而色動遂窮詰之若乃首殺顯
之罪

王洋知邵武有袁氏夫死投牒丐他適洋視裹經之
下紅裳微露且無戚容命械繫之一掠而服果毒殺
其夫者也

唐懷州河南縣董行成能察賊有一人從河陽長店

盜行人驢并囊袋。天欲曉至懷州。行成于街中見叱之曰。彼賊住。賊下驢卽承伏。人問何以知之。行成曰。此驢行急而汗非長行人也。見人則引驢遠過。怯也。以此知之。收下獄。有頃驢主尋蹤而至。皆如其言。臨安有人家土庫中被盜。絕無踪跡。總轄謂其徒曰。恐市上弄獼猴者。試往脇之。不伏。則執之。又不伏。則令唾掌中。如其言。其人良久覺無唾。可吐色變。具服。乃令獼猴從天窻入取物。或問總轄何以知之。曰。吾亦不敢必。但人之驚懼者。必無唾。可吐。姑以卜之。幸

而中耳。

楊北山名武爲淄川令善用奇邑有盜市人稷米者求之不得公攝其隣居數十人跪于庭而漫理他事不問已忽厲聲曰吾得盜米者矣其一人色動良久復厲聲言之其人愈益色動公指之曰第幾行第幾人是盜米者其人遂服又有盜田園瓜瓠者是夜大風雨根蔓俱盡公疑其警家也乃令印取夜盜者足跡布灰于庭攝村中丁壯者令履其上曰合其跡者卽盜也其最後一人輾轉有難色且氣甚促執而訊

之果警家而盜者也。瓜瓞宛然在焉。又一塗人于路旁枕石熟睡。囊中千錢人盜去。公令舁其石于庭。鞭之數十。許人縱觀不禁。乃潛使人于門外候之。有窺覘不入者。卽擒之。果得一人。盜錢者也。聞鞭石事甚奇。不能不來。入則又不敢追其錢。僅費十文也。以還枕石者。

後唐同光年。故滄帥孔相循。以邦計二職。權蒞夷門。軍府事。長垣縣有四盜。巨有財產。及敗所牽挽四人。則貧民耳。時都虞侯韓某。樞密郭崇韜之僚壻也。與

權吏暨獄典等同議，鍛成其款，都不訊鞠，但以四代民代四巨盜，款成而上。孔公斷令棄市，將赴市，又親慮之，則又卒無一言，命令就去。將過蕭屏，囚屢回首，向廳，顧之。公察之，疑情未究，卽復召問曰：爾數次回顧，得非枉也？令吏卒緩詢之，稍得其情，曰：實枉，適何不言？對曰：適引問之時，獄吏高其枷尾，遂不得言也。請去左右，因而細述。公曰：得非虛否？對曰：某則已死之人，豈徒延瞬息之生耶？卽令移于州獄，俾郡主簿鞠之。自韓已下，凡受賂近數十人，計贓約七千緡，則

并校而雘之具款而吐韓使人馳告崇韜崇韜移書
公不答卽具伏法四人獲雪畫像祀孔公

假鬼

方儲

周文通

劉縣令

林大合

叫夜僧

方儲爲洛陽令，功曹竇憲客，爲憲所諷，夜殺人，斷頭着奩中，置廡門下，欲令儲去官。儲摩死者耳邊，問誰所殺。有頃曰：「死人言爲功曹所殺。」收問功曹，具服。東漢周紆，字文通，爲名陵侯相，庭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人共語，狀陰察。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夕誰載藁入城者？」門者對：「惟有庭掾耳。」又問鈴

下外頗有疑、令與死人語者、否對曰、庭掾疑君、乃收庭掾、考問具服、莫敢欺者、

至元初、北方有劉縣令、未理任、先以賣藥爲名、間行到邑採訪、時邑有寇殺一商官、莫能明、劉訪寇姓名、及商葬某所、皆悉、署事三日後、同官方圍坐、佯爲見鬼、狀呼曰、爾告何事、同官及吏卒皆駭、劉空中如與鬼語、良久呼、吏筆之、牒尉追捕、及到、卽皆准伏、咸伏其辜、遠近以爲神、

蜀中一小家婦、自母家獨行歸、避雨寺中、寺僧延入、

師徒皆欲滯之。婦意常在其徒。師怒殺婦埋園中。母與夫家互尋不得。訟于官。閩人林大合爲都司斷事。攝邑不能決。適有門子得罪當譴。林曰。汝故以得罪逋出。遍踐村市。但探出此事。當宥汝。久之。門子入此寺。僧師徒皆與狎。有小沙彌語洩。入以白林。林曰。是矣。翌日過寺焚香。頻仰首向天。應曰。臣知道了。衆僧中獨一僧色變。卽令縛之。曰。天已語我殺某家婦者。汝也。一訊吐實。瘞屍出其園中。殺二僧。而二家之訟解。

徽富商某悅一小家婦欲娶之厚餌其夫夫利其金以語婦婦不從強而後可卜夜爲具招之故自匿而令婦主觴商來稍遲人則婦先被殺亡其首矣驚走不知其由夫以爲商也訟于郡商曰相悅有之卽不從尚有緩圖何至殺之一老人曰向時叫夜僧於殺人次夜遂無聲可疑也商募人察僧所在果于傍郡識之乃以一人着婦衣居林中候僧過作婦聲呼曰和尚還我頭僧驚曰頭在汝宅上三家鋪架上衆出縛僧僧知語洩曰向其夜門啓欲入盜見婦盛裝泣

牀側欲與淫不可得殺而攜其頭出掛上三家鋪架上拘上三家人至曰有之當時懼禍移挂又上數家門首樹上拘又上數家人至曰有之當時懼禍卽埋着園中遣吏往掘得一頭乃有須男子再掘而婦頭始出問男子頭何從來十年前殺其仇也於是二人皆抵死

旋風 僧牒附

郭總管
黃綬

周新

南京郭總管嘗獨坐有旋風在前叱之旋益急曰爾有冤耶呼吏隨旋風所止吏隨出東門十里許入林間見一屍帶有小私記印取之郭藏印語旋風曰待爲汝明白一日呼所屬司縣官畢至曰朝廷將買布絹若干行移甚峻不先期備辦恐或遲悞各坊巷鄉都逐家收樣中者議價逾數日畢集果有此印記者曰此樣中矣遂呼主者至以千計卽示以印記其人

具服。

周新按察浙江，一日視事，忽旋風吹異葉至前，左右言城中無此木，獨一古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此必寺僧殺人埋其下也。究，魂告我矣。發之，得婦屍，僧卽款服。

黃尚書綬爲四川叅政，過崇慶，忽旋風起，輿前擁不得行。綬曰：汝冤氣耶？姑散，予圖之。至州，齋沐禱諸城隍，夢中若有人言：州西寺者，綬密訪州西四十里有寺，當孔道，倚山爲巢。綬旦起，率吏兵抵寺，盡繫諸僧。

中一僧少而狀甚惡、謀之無厭、使醋罌塗其額、曬洗之、隱有巾痕、緘曰、是盜也、卽訊諸僧、盡得其姦狀、蓋寺後有巨塘、夜殺投宿人沉塘中、衆分其財、乃盡殺僧、毀其寺、

宋尚書張詠字復之、知江寧、有僧陳牒給憑、公據案熟視久之、判送司理院勘、殺人賊羣官不曉其故、公乃召僧問、披剃幾年、對曰七年、曰何故額有巾痕、僧惶怖服罪、乃一民與僧同行、中道殺之以其度牒、自剃爲僧、

洪武中凡僧人給授度牒令僧錄司造周知冊自
在京及在外寺院僧名以次編之其年甲姓名字
行及始爲僧年月與所授度牒具載于僧名之下
示天下僧寺凡遊脚至者以冊驗之其不同者許
拿送有司解京治以重罪容留者亦如之正統元
年令僧錄司復照洪武舊制造僧人周知冊

叢林行脚之地最易藏垢納污故僧之真僞以牒
爲憑至牒不足憑而防姦之法窮矣此周知冊所
由起也然必嚴私度之禁隘歲度之額毀小寺併

大寺責雲遊者寺主及同戒僧保結而官給路引
庶几僧寺少而行脚稀譏察易于爲力不然以天
下寺僧之冊頒示天下僧寺既已汗牛而充棟矣
而又死者歲除也度者歲收也遊者去留存亡無
定也必在外之冊至京彙梓而後頒示天下往反
經年冊方至而人已有新故出入之別又安見周
知所據以爲驗者不即可籍以爲遁逃淵藪哉若
夫牒有可疑必當詰以披剃若干年持誦經典若
干卷受戒何寺得戒和尚羯磨師闍黎師何人說

戒何年月日沙彌比丘菩薩諸戒若干條戒經若干本一一訊之姦徒雖捷給不能一時口辦而詐僞自見庶亦詰姦之一術也

蛇犬

犬 鳴

蛇 蟻

蛇當道

成化間，有一富商，寓在京齊化門一寺中。寺僧見其挾有重貲，因乞施焉。商領之而未發也。僧自度其寺荒寂，乃約衆徒，先殺其二僕。

屍壓其上

實之以上，全利其所有。越二日，有貴官因遊賞過其寺。寺犬嗥鳴不已，使人逐之去，而復來。官疑之，命人隨犬所至。犬至坎所，伏地悲鳴。官使人發視之，屍見矣。起屍而下，有呻吟之聲。乃商人復甦也。以湯灌之。

少頃能言，遂聞于朝，盡捕其僧而寘于法。是歲例該度僧，因是而止。

黃瑜知長樂縣，豪氓殺人而匿其屍，訊不服。法司欲從疑釋，瑜因請自訊。忽蚱蜢折左股，斃于硯，謂曰：汝折其左股，沉黑水池中，神告我矣。氓驚服。

費縣定慧寺，四無居人，林木可怖。許襄毅公巡行，距寺二里許，有三蛇當道，逐之去而復來。仰首若哀訴狀，公驚異，乃命之曰：若有冤抑，當指死所。蛇乃踴躍先行，至寺傍一水坑，不出。公令人洩去水，三屍宛然。

取寺僧鞠之。則利其所攜致命也。僧乃伏辜。

藍偉令蜀邑適郊。有蛇當道。驅之不去。偉曰。必鳴冤也。令人隨其所之。至一野塘止。卽令洩去其水。得隻磨。發磨得伏屍。而不知殺者爲誰。偉令徧求村中磨。冷者果得焉。蓋有商客其家。視其橐重。殺之。沉屍野塘。而覆以磨。訊得實。罪死。

董豐王晏

前秦符融爲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遊學三年而反過宿妻家是夜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疑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否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爲不祥問之筮者云憂獄訟連三枕避三沐

既至妻爲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妻
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易坎爲水馬爲離
坎北離南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
變變而成離離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馬
左而濕濕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
昌殺之乎於是推驗獲昌詰之具首服曰本與其妻
謀殺豐期以新沐枕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

占麥辭
煩則取

其要

宋西川費孝先善執華有王旻行貨至成都求爲卦

孝先曰教住莫任教洗莫洗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遇明則活遇暗卽死再三戒之及行途中遇大雨憩一屋下路人盈塞旻思曰教住莫任得非此耶遂冒雨行未幾屋顛覆獨得免焉旻之妻已私隣人欲媾終身之好俟夫歸將殺之旻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新沐者乃夫也日晡呼旻洗沐易巾櫛旻曰教洗莫洗得非此乎堅不從婦怒自沐夜半反被害旻驚呼隣里共視皆罔測其由遂被囚繫拷訊獄就不能自辨郡守錄狀旻泣曰死則死矣但孝先所言終無驗耳

左右以是語上達守呼旻問曰汝隣何人也曰康七
遂遣人捕之曰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謂僚
佐曰一石穀搗三斗米非康七乎由此辨雪誠遇明
卽活之驗焉至和二年成都費孝先過青城山老人授以易範章掛影之術前此未之有也

見東坡
志林

奏

大理寺獄吏

胡宿

管思易

陳騏

趙知錄

江南大理寺鞠殺人獄未得其實獄吏憂畏乃焚香禱神因夢過枯河上高山寤而思之河無水乃可字山而高乃嵩字可嵩師名也崇孝寺有僧名可嵩卽白長官攝之訊問未有姦狀忽見屨上有墨汚因問其由云爲墨所濺使脫視之乃墨塗也僧色動遂滌之卽見血痕以此劾之乃服

胡宿通判宣州囚有殺人者將抵死宿疑而訊之囚

憚筆楚不敢言宿正衣冠坐堂上思之俄而假寐夢
有人告曰吳姓也宿遽引囚辟左右復問囚乃曰且
將之田縣吏縛以赴官莫知其由宿取具獄繙閱探
其本辭乃被殺者之婦與吳姓者奸其殺其夫謀執
平民告官以掩已罪也其精誠格物如此

刑部主事管思易錄囚湖廣衡陽有秦氏孀居鄰少
年馮小二欲挑之以姑在不得間因計毒其姑婦陷
於辟思易至郡境夢老婦繫一馬泣訴車前曰馬實
殺我非婦也比至郡以獄上求馬姓者不得視鄰右

尺牘有馮小二日將無是乎。遽呼訊之。立承婦遂得釋。

陳騏爲江西僉憲。初至。夢一虎帶三矢登其舟。覺而異之。會按問吉安女子謀殺親夫事。有疑。初女子許嫁庠生女。富而夫貧。女家恒周給之。其夫感激。每告其友周彪。彪家亦富。聞其女美。欲求婚。後貧士親迎時。彪與偕行。諺謂之伴郎。途中貧士遇盜殺死。貧士父疑女家嫌其貧。使人故要於路。謀殺其子。意欲他適。不知乃彪所謀。欲得其女也。訟於官。問者按女有

奸謀殺夫。騏呼其父問之。但云女與人有奸而不得其主名。使穩婆驗其女。又處子乃謂其父曰。爾子交與誰最密。曰周彪。騏因思曰。虎帶三矢而登舟。非周彪乎。况彪又伴其親迎。夢爲是矣。越數日。僞移檄吉安。取有學之士修郡志。而彪名在焉。既至。騏設饌以飲之。酒半。獨召彪於後堂。屏左右。引手嘆息。陽謂之曰。人言爾殺貧士。將取其妻。吾憐汝有學。且此獄一成。不可復反。汝當吐實。吾救汝。彪錯愕戰慄。跪而悉陳。騏錄其詞。潛令人捕同謀者一。訊而獄成。一郡驚。

以爲神

成都府羅江縣富室張氏死妻楊氏與女同居有僕
雍一掌門戶財賦楊氏母女嘗赴人招飲而歸則雍
一被殺死矣有司逮係母女婢僕十數人經年不決
張憲行成疑母女淫濫人殺之以泯跡又疑雍一妬
奸而人殺之死者數人母女被拷掠無全膚女語母
曰兒旦夕死矣當求直於神決不可誣服以自污已
而女果死時憲委趙知錄推問趙疑其冤齋戒禱於
天忽夢一猿當案而立卽閱案卷恐有袁姓者吏曰

常日送飯人姓袁遂引入詰問果袁殺雍一得錢兩
篋以去也乃放楊氏與諸人而袁正法

鬼訴冤

周提點

鮑忠

政和間、京西路提點刑獄周君、嘗乘舟按部、過見水上若婦人、長尺餘、衣袂蹢躅、迎舟而來、容色摧慘、及相去咫尺、忽不見、次日復然、其色益慘、周謂必冤魂、欲申吐、遂停棹、卽近縣追一倡、須語言警慧者、衆莫測所爲、旣至、焚香祝之曰、汝果抱冤、當憑此婦以言、須臾倡凜凜改容、哀且泣、聲音如他州人、云妾某縣人、遇某人謀財殺已、敢以遺恨告、周錄其語、密檄彼

郡捕得兇民一鞠具服

管涔子曰昔聞老人說死人須要個生婦人與他
貌相似者多與之酒醉後扛去與死人同睡將生
人舌放死人口中度過死人自然狂語隔房去聽
從頭將紙筆抄錄便知其根因宋包待制守濠州
時土公陳尚妻阿楊教尙此法尙如其言卒明貴
善之寃此法亦神矣哉

此說可疑侯訪

御史鮑忠巡按廣東平反連州冤獄七十二人事畢
欲起忽有白衣人訴寃追之不得旣而見一白鳥遠

憲臺飛鳴忠疑之以爲前所見白衣人托以控冤也。命左右密致筆楮於東北方。至二鼓取之。果得冤狀。云其妻某氏有外私。被謀死。明日如狀往按。人稱神明。

東坡志林曰。世有附語者。多婢妾賤人。否則衰病不久當死者也。其聲音舉止皆類死者。又能知人密事。然皆非也。意有奇鬼能爲是耶。昔人有遠行者。欲觀其妻於已厚薄。取金釵藏之壁中。忘以語之。旣行而病且死。以告其僕。旣而不死。其妻忽聞

空中有聲、真其夫也、曰、吾已死、以爲不信、曰、金釵在某處、妻取得之、遂喪服、其後夫歸、妻乃反以爲鬼也、

人妖

二形

張妙清

朱咸淳間、浙人寓江西、招一尼教其女刺繡、女忽有娠、父母究問、曰尼也、父母怪之、曰尼與同寢、常言夫婦事、時偶心動、尼曰妾有二形、逢陽則女、逢陰則男、揣之則儼然男子也、遂數與合、父母聞官、尼不服、驗之無狀、至於憲司、時翁丹山合作憲、亦莫能明、某官曰昔端平丙申年、廣州尼董師秀有姿色、偶有欲濫之者、卒揣其陰、男子也、事聞於官、驗之女也、一坐終

曰令仰臥以鹽肉水漬其陰令犬舐之已而陰中果露形如龜頭出殼轉申上司時彭節齋爲經畧判云在天之道曰陰與陽在人之道曰男與女董師秀身帶二形不男不女是謂妖物所歷諸州縣富室大家作過不可枚舉豈可復容於天地間額刺二形兩字決脊二十枷令十日押下推鋒軍寨拘鎖月具存亡申之如其說驗之果然遂處死

成化初上元民女張妙清與兄張二嫂陳之室連壁兄晨與嫂偶而出女不勝媼想呼嫂來同卧同狀且

與戲效爲之遂感胎事聞法司儼以不應得爲之罪
後竟生子猶處女也官令兄育其子又鄞縣民出要
妻與姒婦同處慕夫兄成疾家愍其將殆而不敢濫
乃令伯氏從帷外引手入衾少拊腹逸去以釋婦想
婦亦遂感胎產一掌焉前事與掘多比丘尼阿婆國
仙人事相類後事與零陵太守女飲小吏殘水事意
亦相似宇宙之間何所不有

妖人

何執中

江陵宰

趙損登

李南公

西門豹

王弼

男裝女

假死

何執中爲台州判官。州獲妖人，勘鞠不能得。或曰：何處州人，其鄉邑多有事者，必能察其虛實，乃委之窮究。何以雜物百數問之，能識其名，則非是。而置一羊角其中，餘皆名之。至角則閉不肯言，遂決其獄。曰：是爲師張角諱耳。一云：有妖獄久不決，株連寢多。何執中訊諸囚，聽其相與語，謂牛羊之角曰：股扣其故，閉不肯言，而相視色變。執中曰：是必爲師張角諱耳。卽

叩頭引伏

荆南有妖巫挾幻術禍福人郡縣莫敢問吳興高某爲江陵宰欲杖之大吏泣諫恐掇奇禍高愈怒卒杖之巫嬉笑而出頃之高面漸浮滿遽詢巫所居巫出迎高命縛之柱亂笞之凡神像經姦悉焚之搜得小笥茵絮木人又碎之巫無完膚高面漸平還白大吏曰某不惜一身爲邦人除害矣大吏命投之江宋淳祐間瑞州高安鄭氏女棄俗修道自言遇仙號仙姑預言某日當飛昇至期沐浴更衣忽不見止遺

雙履於欄砌、四方祈福者不絕、縣聞之、郡或請申省、請廟額封號、洪損齋起畏來、宰高安疑之、遣人物色、乃與道士奔、得於龍興新建之境、籍爲官妓、道士就爲樂將、板行樂卷以解衆惑、

尚書李南公爲河南提刑、時有班行犯罪下獄、案之不服、閉口不食者百餘日、獄吏不敢拷訊、南公曰、吾能立使之食、引出問曰、吾以一物塞汝鼻、汝能終不食乎、其人懼卽食、蓋彼善服氣、以物塞鼻、則氣結不通、是以自服、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會長老問民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娶婦豹問其故對曰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民錢數百萬用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當其時巫行視人家女好者云是當爲河伯婦卽令洗沐易新衣治齋宮於河上設絳帷床席居女其中卜日浮之河行數十里乃滅俗語曰卽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溺人家多持女遠竄故城中益空豹日及此時幸來告吾亦欲往送至期豹往會之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長父老皆會聚觀者數千人其

大巫老女子也。女弟子十人隨其後。豹曰：「呼河伯婦來。」既見，顧謂三老巫祝父老曰：「是女不佳，煩大巫姬爲入報河伯，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即使吏卒共抱大巫姬投之河。有頃，曰：「姬何久也？」弟子趣之，復投弟子一人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一人趣之。凡投三弟子，豹曰：「是皆女子，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豹簪筆，磬折嚮河，立待良久。傍觀者皆驚恐。豹顧曰：「巫姬三老不還報，奈何？」復欲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流血，色如死灰。豹曰：「且俟。」

須臾須臾豹曰廷掾起矣河伯不娶婦也鄉吏民大驚恐自是不敢復言河伯娶婦馮猶龍曰娶婦以免溺題目甚大愚民相安于惑也久矣直斥其妄人必不信惟身自往會簪筆磬折使衆著于河伯之無靈而向之行詐者計窮于畏死雖驅之娶婦猶不爲也然後弊可永革

王弼字良甫秦州人游學延安北遂爲龍沙宜尉司奏差龍沙卽世謂察罕腦兒者也弼以剛正忤上官去隱於醫至正二年吉巫王萬里與從子尙賢賣卜龍沙市冬十一月弼往謁焉忿其語侵坐折辱之萬里恚甚驅鬼物懼弼弼夜坐讀金滕篇忽聞窓外悲

嘯聲、啟戶視之、空庭月明、無有也、翼日、晝哭於門、且稱冤、弼召視鬼者厭之、弗能勝、乃祝曰、豈子藥殺爾耶、苟非、子當白爾冤、鬼曰、余聞人多矣、唯翁可託、故來訴翁、非有他也、翁若果白兒、翁宜集壽俊十人爲之徵、弼曰可、人旣集、鬼曰、兒周氏女也、居大同豐州之黑河、父和卿、母張氏、生時月在庚、故小字爲月西、年十六、母疾、父召王萬里占之、因識其人、母死、百有五日、當重祀、至元三年秋九月丙辰、父醉卧、兒撫床還、兒偶步墻陰、萬里以兒所生時日禁咒之、兒昏迷、

瞪視不能語、萬里負至柳林、反接於樹、先薙其髮、纏以綵絲、次穴胸、剖心若肝、暨眼舌耳鼻瓜指之屬、粉而爲丸、納諸匏中、復緹作人形、以呪劫制、使爲奴、稍怠、舉針刺之、蹙額而長號、昨以翁見辱、乃遣報翁、兒心弗忍也、翁尙憐之、勿使含冤九泉、兒誓與翁結爲父子、在坐諸父、慎毋洩、洩則禍將及、言訖、哭愈悲、弔其十人者、皆洒涕、備書月西辭、聯署其名、潛白於縣、縣審之如初、急逮萬里叔姪鞠之、始猶撐拒、月西與之相反覆甚苦、且請錄其行橐、遂獲符章印尺、長針

短針諸物、萬里乃引伏云、萬里廬陵人、售術至興元、
逢劉練師、授以採生法、大槩如月西言、萬里勿之信、
劉於囊中解五色帛、內貯髮如彈丸、指曰、此咸寧李
延奴、天曆二年春二月、爲吾所錄耳、能歸錢七十五
緡、當令給侍左右、萬里欣然從之、劉禹步焚符咒祝、
延奴空中言曰、師命我何之、劉曰、爾當從王先生游、
先生仁人也、殊無苦、萬里如約、酌錢并盡受其術、復
經房州、遇鄭生者、語意合、又獲奉元耿頑童、奴之、其
歸錢數如劉、今與月西爲三人矣、劉戒萬里終身勿

近牛犬肉、近忘之、因啖牛心炙、事遂敗、尙復何言、縣
移文豐州、追和卿爲左驗、和頗疑之、雜處稠人內、弼
陽問誰爲爾父、月西從壁隙呼曰、黑衣而蒲冠者是
也、和卿慟、月西亦慟、慟已、叩家事、慰勞如平生、官爲
具成案上大府、萬里瘐死於獄、部使者慮囚、召月西
置對、弗答、吏怒曰、獄由爾興、今反不語耶、月西曰、殺
我者旣伏辜矣、喋喋將何爲、尙賢竟以賂免、初弼訴
縣歸、親賓持壺觴樂之、忽聞對泣聲、弼詢之、鬼曰、我
耿頑童李延奴也、月西寃已伸、翁寧不閱我二人耶、

溺難之。頑童曰：月西與翁約爲父子，而吾獨非翁兒女耶？何相遇厚薄之不齊也？溺不得已，再往縣入牒官逮頑童父德寶，延奴父福保至，其所驗皆如和卿。

光范

而卿與劉不知其里居，竟莫致云。自是三鬼留溺家，晝相隨行，夜同弼臥，雖不見形，其聲琅然也。溺因問曰：衛門當有神，爾曷從入？月西曰：無之，但見繪像懸戶上耳。曰：吾欲燕象帛賜爾，如何？曰：無所用也。曰：爾之精氣能久存於世乎？曰：數至則散矣。二僧見溺，一華衣，一衣敝服。華衣者居右，月西曰：爾爲某惡行，萌

某邪心，尙敢據人上平，彼服雖敝，終爲端人耳。命易其位，僧失色起去。頑童善歌，遇弼飲，則唱漢東山及他樂府爲壽。弼連以酒酹地，頑童輒醉，應對皆失倫。客戲以醴代之，頑童怒曰：「幾蝕吾喉吻矣！何物小子惡劇至此？」曉曉然數其陰事不止。客慙而遁。月西尤號點慧，時與弼諸子相譴，言辭多滑稽。諸子或埋屈，向有聲處擊之。月西大笑曰：「鬼無形，兄何必然？」徒見其不知也。凡八閱月，始寂寂無聲。翰林學士承旨李好文，節官中獄案造記，而燕南梁載又爲序其事。予

乃合爲一傳。弼尙存年六十八矣。有司悞以其能異術貢之南京。上賜衣一襲。遣還。時洪武四年十二月庚辰也。

成化間。都察院題爲以男裝女。屢魅行奸異常事。該直隸真定府晉州奏犯人桑冲。供係山西太原府代州李家灣文水東都軍籍李大綱姪。自幼賣與榆次縣人桑茂爲義男。成化元年訪得大同府山陰縣已故民谷才。以男裝女。隨處教人女子生活。暗行奸宿。一十八年。不曾事發。冲要得做做。到大同南關住人。

王長家尋見谷才投拜爲師，將眉臉紋刺分作三柳，戴上鬚髻，粧作婦人身首，就被學會女工，描剪花樣，扣綉鞋頂，合包造飲等項，相謝回家。比有本縣北家任茂、張虎、谷城、縣張瑞、大馬站村王大喜、文水縣任昉、孫成、孫原，前來見冲，學會前情。冲教各人言說，你們到各處人家，出入小心，若有事發，休攀出我來，當就各散去訖。成化三年二月內，冲離家，到今十月別無生理，專一在外圖奸，經歷大同、平陽、太原、真定、保定、順天、順德、河間、濟南、東昌等府，朔州、永年、大谷等。

四十五府州縣及鄉村鎮店七十八處，用心打探良家出色女子，設計假稱逃走乞食婦人，先到傍住貧小人家，投作工一二日，使其傳說引進，教作女工。過晚同歇，誑言作戲，哄說喜允，默與奸宿。若有正氣不從者，候至更深，使小法將隨帶着雞子一個、去青桃辛七個、柳辛七個，俱燒灰，新針一個、鐵槌搗爛，燒酒一口，合成迷藥，噴於女人身上，默念昏迷咒，使其女子手腳不動，口不能言，行奸畢，又念解昏咒。女子方醒，但有怒罵者，冲再三陪情。女子含忍，或住三日五

日恐人識出，又行走往別處求奸。如此得計十年，奸通良家女子共一百八十二人。一向不曾事露。成化十三年七月十三日酉時分，前到真定府晉州地名聶村生員高宣家，詐稱是趙州民人張林妾，爲夫打罵，逃走前來投宿。本人仍留在南房內宿歇。至起更時分，有高宣壻趙文舉潛入房內求奸，冲將伊推打。被趙文舉將冲摔到在坑，按住，用手揣無胸乳，摸有腎囊，將冲捉送晉州。審供前情是實。參照本犯奸淫事情，有類十惡，律無該載。除將本犯并奸宿良家女

子姓名開傘連人牢固押發該司收問外。乞勅法司將本犯問擬重罪。等因。具本奏。奉聖旨。都察院看了來說。欽此。欽遵。臣等看得桑冲所犯死有餘辜。其所供任茂等俱各習學前術。四散奸淫。欲將桑冲問擬死罪。仍行各處巡按御史挨拿任茂等解京。一體問罪。以警將來。其前項婦女俱被桑冲以術迷亂。其奸非出本心。且干碍人衆。亦合免其查究。成化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奉聖旨。是這廝情犯醜惡。有傷風化。便凌遲了。不必覆奏。任茂等七名務要上緊挨究。

得獲解來，欽此。

嚴州府獄有梟斬盜犯蔣二孫者，萬曆戊子二月，患疫將死，府守鄭公銳，撥醫調治，不痊。至二十二日死，知事及獄官吏人驗二孫已死，恐疫氣傳染，卽於是日晚，草薦爇屍，土工由墻穴拽出，棄之漏澤園，未之埋也。明日，二孫母聞二孫死，往哭之，見其子手足蠕動，有復活狀，坐視良久，二孫眼畧能開，口漸有聲，乃密倩人負歸，調理數日，強健竟如平時。後半年，二孫復行竊被獲，官究其狀，乃知死而復活云。夫人死容

有復生者，抑或相驗二孫時，其生氣未絕。司獄人踈忽，以致此乎？或又云：蔣用詐術，先服藥死，既脫獄，乃以他藥解之而甦者。昔白湛淵有詩：草食押不蘆，雖死原不死。未見滌腸人，先開棄簣子。漢北有草名押不蘆，食其汁立死，以他藥解之卽甦。華佗洗腸胃，攻疑疾，先服此也。

林復，字端陽，括蒼人。紹興中，爲臨安推官，曾屈陷常良孫之罪，致其遇盜以死。後復知惠州，常之姻家憤常寃，亦訴復曾以酖殺人。且按復家有僭擬物，搜復

行李果得朱椅、黃帷等件，蓋復好祠醮所用者。大理丞陳樸追復，就鞠於僧寺中，復知必不免，願一見家人訣別。既入室，亟探囊中藥投酒中飲之，有頃血流滿地。家人號泣，使者入視，則仰藥死矣。因具以復命。其所服乃草烏末，與他一草藥耳。至三日乃甦，卽亡命入廣。其家以空柩歸葬，復後至嘉定未始死。

妖僧

佛能語

僧自焚

佛送子

臨安僧

石晉時，魏州尉氏縣書林僧院，有鐵佛可長丈餘，中心且空。一日或云鐵佛能語，其徒衆稱贊，聞於鄉縣。士衆雲集，施利填委。或聞佛語以垂教誡，縣鎮申府。時高祖鎮鄴，命將尙謙齋香供養，設齋且驗其事。有三傳張輅，請與偕行，暗與縣鎮計，遣院僧盡赴道場，輅潛開僧房，見地有穴，引至佛座下，乃令謙立於佛前，輅由穴入佛空身中，厲聲具說僧過，卽遣人擒。

僧取其魁首數人上聞戮之

秦中有僧約衆期焚身錢鏐全集至時果就火士民擁仰巡按御史聞之來視令止炬扣所願三四不應御史訝令人升柴棚察之僧但攢眉墮淚凝手足坐不動不言御史命之下亦不能乃諸髡縛着薪上加以緇袍而麻藥噤其口耳伺其甦訊之乃知歲如此先邀厚施比期取一愚髡當之也遂抵於辟今有奸僧道僞作跌坐而逝者徃徃以鐵梗入死人穀道釘着座上也祝允明日諸民惟緇徒不可盡察大姦賊

多橐其中。頃一賊尤惡，南京城外僻地有婦人探親獨行，一兒遙尾之。至迥寂處，迫而調之。始以好語，不從。繼以財賄，又不從。既以威脅，拔刀撼之，懼而從焉。既復謂婦：我欲觀爾雙乳，卽推仆篋笥中，踞坐其體，取利刃割取兩乳頭，裹藏而去。婦痛絕而甦，適兵馬巡邏過之，見婦仰臥道側，口不能言，但指胸臆間。又指賊去路。官知其故，亟令追之，不遠獲焉。乃以抵罪，扣其割乳，乃將爲煉指之用。蓋割乳頭之皮，包於指上，復以藥物粘牢，燒之內肉了無與也。凡然指煉頂

刺血之類。蓋皆有術。而此事亦可備訊鞠之一知。

廣西南寧府永淳縣寶蓮寺。有子孫堂。傍多淨室。相傳祈嗣頗驗。布施山積。凡婦女祈嗣。須年壯無疾者。先期齋戒。得聖答。方許止宿。其婦女或言夢佛送子。或言羅漢。或不言。或一宿不再。或屢宿屢往。因淨室嚴密無隙。而夫男宿戶外。故人皆信焉。閩人汪旦初蒞縣。疑其事。乃飾二妓以往。屬云。夜有至者。勿拒。但以朱罌密塗其頂。次日黎明。伏兵衆寺外。而親往點視。衆僧倉皇出謁。凡百餘人。令去帽。則紅頭黑頭者。

各二、令縛之、而出二妓使證其狀、云鍾定後、兩僧庚至、贈調經種子丸一包、汪令拘訊他求嗣婦、皆云無有、搜之各得種子丸如妓、乃縱去不問、而召兵衆入、衆僧懾不敢動、悉就縛、究其故、則地平或床下、悉有賄道可通、蓋所汚婦人不知幾何矣、旣置獄、獄爲之盈、任持名佛顯、謂禁子凌志曰、我掌寺四十年、積金無筭、自知必死、能私釋我等、暫歸取來、以半相贈、志許三僧從顯往、而自與八輩隨之、旣至寺、窖中黃白燦然、恣其所取、僧陽東臥、具陰收寺中刀斧之屬、期

三更斬門而出。汪方秉燭構申詳稿。忽心動。念百僧一獄。卒有變。莫支。乃密召快手持械入宿。甫集而亂起。僧所用皆短兵。衆以長鎗禦之。僧不敵。多死。顯知事不克。楊言吾儕好醜區別。相公不一一細鞠。以此激變。然反者不過數人。今已誅死。吾儕當面訴相公。汪令刑房吏諭曰。相公亦知汝曹非盡反者。然反者已死。可盡納器械。明當庭鞠分別之。器械既出。於是名僧每十人一鞠。以次誅絕。至明。百僧殲焉。究器械入獄之故。知凌志以賂。而志等則已死於兵矣。

某州某士夫，攜妻至臨安訪親。舟至岸，語妻曰：「待到某家借輜，我不能自來，以我紫衫爲驗。」時有僧亦泊舟，密聞其言，卽覓輜并紫衫來。妻不復辨，卽行。乃至郊外入寺中，一少年引入曰：「官人在此。」妻意夫在也，隨少年入深巷，數曲至一小室，酒肴畢集。少年去巾，乃僧也。卽強合之，妻不從。少年指床上刀曰：「畏此不？」畏，遂從之。凡三宿，引至土窖中，階級凡七八曲，方圓廣十數丈，一面窻明透地，窻外高坎，坎外堆石，石外堆土，土外牆塹，人迹不達。上下前後木板裝闌，牀帳

檿桌、日用飲食器具俱有。群婦聚居，凡三十三人，皆美色也。寺中僧行二十餘人，童僕十數人。至暮則亂行淫穢，十數日則置晏。僧行列坐階上，群婦列坐階下，酌酒供食。婦女自相偶語，皆宦家妻女，有居此者十數年矣。老者病者，則又引出，陸續有新至者。每日群僧出外，見婦人有姿色者，卽百計圖之，得者先引入私室，或一二日，或三五日，方引至此。至此則雜然矣。一日引一女子至，年十四五，群婦問之，乃某太守女。全家在京候差，因觀燈於人叢中，與一婢失隊，一

士人引之行，曰路從此歸，乃引至寺，去巾，僧也在其私室十日，方送至此，亦不復知婢所在。諸婦人聚居，日夕切齒，無脫身之計。於中亦有二三健婦，欲謀約會一夕，各殺僧衆者，而脆弱者多恐不濟，而不果。每日僧多出外，輪遞一二居守，一夕止一僧宿。群婦問故，曰今日皆送喪過海，明日方歸。是夕三婦謀遁，伺僧寢啟關，尋路出窖外，逾數牆，得達大路，離臨安五里內，一婦臨安人，知街巷，乃問路歸家，詣府尹陳告。尹大驚，時宋孝宗內禪，明日宣赦，尹卽部百卒捕殺。

僧衆焚其寺。以群婦召主承領府尹到寺時。僧衆適盡歸窖中。備辦飲食。亦不知三婦遁去也。湖州士夫妻遂亦得歸。初其夫扛轎持紫衫來時。治岸者曰。適有轎夫持紫衫擡去。一婢亦隨去矣。轎夫回報。士夫大驚。遍索不得。止於三日後得其婢。云轎行如飛。追隨不及。到街市交雜處。不知所在也。當府尹至。點集婦人姓名時。某太守女問其婢。時尙有僧數人未盡殺。詰之。云凡老者病者。皆引出殺之。瘞於寺後。此婢想亦瘞而殺之矣。掘之。凡三十餘骸。所獲金帛亦不

嘗云、

某州士夫攜妻候差於臨安、嘗與妻聯輿而出、至市井叢雜處、偶停市買、轉盼間不見妻輿矣、士夫聞官執輿夫推問、莫可究竟、年餘忽有輿在所寓門外、乃其妻也、妻云、初被人扛去時、不知非元輿夫也、約行數里、至大門、從長廊至暗屋下、出輿、當問官人何處、輿夫不答、又行數步、乃僧出招之、心疑欲退、而僧從後推之、大呼、僧拽之以入、曰、此間是要性命去處、轉巷數曲、又於暗室中、扃閉甚嚴、畧無人聲、雖聞鐘聲

亦甚遠。望久稍明。僧携酒肴至。當憂憤不能飲食。僧強合焉。每日僧兩次送飯。暮則携酒就與同寢。一日僧忌扃戶。行出暗巷中。遙望甚遠。有火光。乃是長明燈祀觀音處。遂禮拜。願再見天日。解手帕上金錢落索環。繫觀音身。用指甲掐觀音足上成川字文。復回入室角。有覺僧力疲意闌。懇之求歸。僧曰。到此本無出理。但念汝本分。又可商量。一夕歡合達旦。天微明。引之出暗屋下。登輿。送至此也。士夫經臨安府。時趙節齋尹京。時正亢旱。祈禱無應。明日行香集僧衆曰。

夜夢觀音感應。凡遠近寺院。但有觀音。皆迎請至此。若本寺觀音感應。則申朝寺主加號賜紫。行童並給度牒。備榜通排。明日輻輳迎至。果有身繫金錢落索環者。足上川字文亦然。遂集合院僧行。以至令士夫妻於簾內識認。正本寺主僧也。送獄推問。承服就戮。朱趙葵行營雜錄。載嘉興精嚴寺祈子事。與寶蓮寺事同。

假疑獄

我來也

強姦數次

還遺金

鄒老人

嚙耳

王梅妻

我來也。盜之黠者也不知其姓氏。其行竊必書我來也。於被竊者之室而去。故稱我來也。云逮繫已數月矣。一日謂獄卒曰。某所藏金若干。盍往取之。卒如言往。果得金。頃之又請曰。吾欲少歸。卒難之。曰無難也。縱我不返。以所得金行賄。子何害。且吾有多金在。去則必返。卒從之。果夜半卽反。就獄。詰旦紛紛控我來也。爲竊官失聲曰。枉矣。枉矣。遂釋之。

甲與乙強奸也。甲宣言曰：「若告官，止云一次，吾何害？」若云數次，吾其死矣乎？及訊實，乙果曰：「已數次矣。」官曰：「是和也。」各杖八十。

戴山劉先生，明季之達尊也。其言可必得之於當事。其見人之善，甚易信。人有疑坐於其門，若有所待者，然頃之復有，張皇至者，曰：「遺金若干。」前人出，諸袖中曰：「是乎？」悉還之。未幾，還金人被訪繫獄。劉陰白御史臺曰：「某可訪乎？」抑尚有可疑乎？愚親見其操行，若何云云。御史大驚曰：「幾誤矣。」竟釋之。

富人王甲夜殺仇李乙，逮獄，以重賄求鄒老人。老人
吳之猾徒也，橐百金，走南都，納交刑曹徐公。往來漸
密，時留宿。忽中夜出，金獻徐，訴內親王甲枉獄。徐曰：
吾不吝爲謀，然吳越事隔，何可致力？老人曰：不難。昨
公捕得海盜二十餘人，內兩人，吳產也。公第勒二盜
認李乙爲其夜殺，則此不加罪，而彼得再生。徐許之。
老人退，又密訪二盜妻子，許以養育。二盜亦許之。及
鞠，刑曹問若吳人，曾殺人否？二盜卽招某月日殺李
乙于家，掠其貲。老人抱案還吳，令王甲之子鳴于官。

竟得釋

浙人有毆七十歲父而墮其齒者。父取齒訟諸官。子
惧。謀之訟師。訟師索重賂數百。許爲留三日。思之。至
次日。忽謂曰。得之矣。辟人當耳語。若子傾耳相就。遽
嚙之。斷其半輪。血污衣。子大驚。師曰。勿呼。是乃所以
脫子也。然子須善藏。俟臨鞠乃出。旣庭質。以父嚙耳
墮齒爲辨。官謂耳不可自嚙。老人齒不固。嚙而墮。良
是。竟免。

有王梅者好酒。其妻不潔。圖去梅以快所私。梅與族

叔錯素讐相絕。鄉人社會梅家醉散。入夜梅忽死。碎甕間錯乍聞。惻然往視。亟還。妻俱錯。或許發謀。所私者誣錯挾讐乘梅醉跌未起往視致死。有司逮致訊鞫。凡刑加梅妻輒毀。加錯乃無毀焉。疑其妻冤。益拷錯。不勝。遂誣服。尋上官讞改錯戍邊。遇雷雨必焚香籲天。後梅妻頸生惡瘡三。呻吟苦楚以死。所私者亦別奸重典。蓋妻故碎甕擠梅于上。刃其頸三。擬詭稱醉跌觸甕死。適錯往視。以其讐誣之。則易信。且滅所忌也。刑具則所私賂吏卒。夾棍等鐵異新故。索異麻。

草堅韌朽脆相懸絕用惑有司云夫情偶微暖其變
千狀姦惡不足異也明慎可少忽耶若夫天人之際
亦嚴矣

庶獄

范純仁

吳惺

孫長卿

何喬新

魯承清

曹摅

柳慶

段陽穎

武行德

江溶

杜亞

周葵尹

范純仁知河中叅軍宋儋年暴死公遣子弟視喪小
歛口鼻血出公疑其非命按得其妾與小吏奸因會
客置毒鰲炙中公問炙在第幾巡曰豈有既中毒而
尚能終席者乎再訊之則儋年素不食鰲其日毒鰲
炙蓋妾與吏欲爲變獄張本以逃死耳實儋年醉歸
毒于酒而殺之遂正其罪

有自殺妻証其仇者云耕田爭水被毆死知府吳惺
訊之曰妻死時月日大霖雨爭水何爲竟坐告者殺
妻罪

孫長卿知和州民有訴弟爲人所殺察其言不情乃
問汝戶幾等曰上等汝家幾人曰惟一弟與妻子耳
長卿曰殺弟者兄也豈將併有其貲乎訊之果服
趙甲飲陳乙酒肆歸而溺於河甲之子訟乙毆死証
服何喬新爲按察使讞之曰肆民居櫛比毆必有聞
去河遠負亦必有見驗指甲泥沙果溺也乙得辨

成都府有奸獄。一日和一曰強，臬長不能決，以屬成都守魯永清。永清令隸有力者去婦衣。諸衣皆去，獨裡衣婦死持不可去。魯曰：「供作和奸，蓋婦苟守貞，衣且不可去，況可犯耶？」

晉曹摅令洛陽。天大雨雪，官門夜失行馬。羣官檢察，莫知所在。摅夜使收門士，衆謂不然。摅曰：「官掖禁嚴，非外人敢盜，必是門士以燎寒耳。」詰之，果伏罪。

後周柳慶，初仕後魏，爲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寄人居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絨

閉不異而並失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自誣服。慶疑之。召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同飲乎。曰。日者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卽遣捕沙門。盡獲所失金。

郎中毆陽頴知歙州。富家有盜啓其藏。捕久不獲。頴曰。勿捕。獨召富家二子械赴獄。劾之。卽伏。吏民初疑不勝。楚掠自誣。及取出所盜物。乃信。

武行德守洛京。國家方設鹽法。捉獲一斤以上。必加

厚賞不逞之徒往往以私鹽中人嘗有村童負菜入城值一尼與之皆行去城近尼輒先入既而門司搜閱菜籃中獲鹽數斤遂以詣府行德取鹽視之裹以白絹帕子龍麝之氣襲人驚曰吾視村童敝衣百結豈有薰香帕子必是姦人爲之因問離家來與何人同途村童以實對行德曰此必天女寺尼與門司啓倖以求賞也問其狀捕之其事果連門司

江滄知真定縣有點少年裹石橐中而假宿館人旦發裝佯驚謂曰是安得竊吾金而易之以石乎獄且

成館人笞掠無所得，潛至輒鞠其金所從來，日舉諸子錢家，備引子錢家無應者，少年遂服罪。

維揚有富人父亡，奉繼母不以道。元日上壽，母賜觴於子，將飲，疑酒有毒，覆於地，地墳，乃詢其母曰：「以鴆殺人，上天何佑？」母拊膺曰：「天監在上，何當厚誣？」訴于府。杜亞詰之曰：「爾上母壽，觴從何來？」曰：「長婦執爵而致也。」母賜爾觴，又從何來？」曰：「亦長婦所執之爵也。」長婦爲誰？」曰：「此子之妻也。」亞訶之曰：「毒因婦起，奈何誣母？」遂於廳側劾之，乃夫妻同謀以誣其母也。

上虞周祖穆言其父周憂尹萬曆時知江西永新縣
初到任入謁郡守途次聞有語者云永新周大爺曉
得三命事否四顧皆無人因詢與人縣中有何三命
事云樂安鄉閩人鄒文七種稔爲業忽被殺妻被勒
死女亦死床中年餘矣無能爲伸冤者問其地卽前
山耳事畢遂至山中祇茅屋數間中列三棺四無居
人見石上有字云要知三命事蕭蕭草頭青八王二
十廿二字名禴祭隨昇石到縣訪近村有蕭善蕭禴
蕭祭疑卽其人逮至刑訊不承因思曰此事若冤魂

告我卽洗不去若係人所爲當洗去洗之事果滅乃
釋三人更齋戒禱城隍神夢童子持扇示云三命事
在此視扇有詩白髮絲絲掛樹頭凝粧少婦休便休
天無二日君知否覺而思之首句次句特樂安二字
耳惟末句殊難解隨率作作至山開棺相視文七屍
殺死文七妻烏銃繩勒死女屍無傷回署出示四鄉
多野獸境內善鳥銃者悉報縣籍至查樂安鄉有彭
仰性名恍然曰日可仰視天無二日得非是耶拘至
一訊卽吐實先是文七女許張文爲子婦文子不良

文七別許他姓，及受聘，張文偕七人往行劫，得青布四疋，銀二兩，已持物出門，文七識之，曰：「張文奈何作此事？」文復返殺文七，其妻喊救，并勒殺之，更致死其女以滅口。仰七人之一也。遂拘六人至，供如仰言。內有易奉真者，屢拷不承。仰曰：「彼有術，雖拷不痛。」取其褲以蒙其首，卽承矣。試之果然。七人俱梟斬。後見太平廣記，知日神姓張名文，始悟天無二日之解云。

疑獄集原序 三首

易曰先王以明罰勅法君子以折獄致刑書曰欽哉
欽哉惟刑之恤哉兩造具備師聽五辭是知古之聖
賢慎茲獄訟念一成而不變審五聽以求情悉其聰
明致其忠愛俾無枉濫以召和平在上者既能盡心
居下者得以措手其來尙矣可畧言焉先相國魯公
嘗採自古以來有爭訟難究精察得情者著疑獄集
二卷留于篋笥小子矇得遺編而諷讀認先訓之丁
寧益將以用悟後人流傳永世足使愚夫增智聰訟

而不敢因循酷吏欽威決獄而皆思平允助國家之
政理爲卿士之指南仁人之言其利甚溥况當聖世
詎可平沉噤伏自天闕策名宦塗結綬三任親民于
劇邑二年作吏于秋曹每窮闕訟之源益慕精詳之
理因敢討尋載籍附續家編期滿百條勒成四軸上
二卷先相國編纂下二卷小子噤附續父作子述誠
有愧於下才刑清獄平冀少裨於大化將仕郎守太
子中允和噤述

獄者天下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王

制曰凡聽五刑之訟，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汎與衆共之。古之君子，其詳慎用刑，而不敢忽也。如此大抵鞫獄之吏，不患其處事之不當，每患其用心之不公，不患其用心之不公，每患其立見之不明。苟其仁足以守明，足以燭剛，足以斷獄，無餘憾矣。平章事和凝于五代亂離之際，乃能以疑獄存心，集爲之編，其子和尚蒙又能成父之志，終其書以詔後世，固未易得治獄者。苟能家得是書，則疑貳難明之獄盡在目中了矣。

人譙君祥鉸木以廣其傳屬僕爲之引僕嘉其用心
因書其說以寄肯至元十六年孟春吉日愚齋杜震
序

疑獄集若干卷前四卷魯相和公疑與子中允公蒙
先後纂輯行於世久矣今侍御汝陽張公閱而感焉
嘉其可以益智辨惑以資廸司理乃博采籍記古今
名賢折獄之精悉者釐爲六卷以拓其未備嘉靖乙
未春按治全浙首授提學徐君階正其舛訛以終祥
辱六察之末戒叙其端而梓以傳焉凡吏浙者人授

一快以資爲觀要仁矣夫公之用心也蓋上世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故畫象而不卽中古制刑割情以爲威斷則若主於殺而不有其生而不知聖人明辟之意乃在於生民舜命皋陶明刑以弼敎曰刑期於無刑孔子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斯則刑之所以爲用也致殺全生之道也自夫醇化遠而大僞滋情暖微茫其變千狀是非疑似不容一髮重之智者任能愚者滯故悍者恣暴怯者避難其甚者官反爲威貨來爲殖皆得以亂其是非之故而刑於是乎失平

矣是故古之求生者而今求以殺之豈天之心而人之性哉方今天子仁聖尤明慎祥刑以敦祗德惟公克仰承休廉錄道徒既多平反而重布斯集以詔辟人則所以宣達皇仁而培植元氣於有永者豈人所得例哉昔者考亭朱子嘗嘆獄不得其平欲輯經史遺言有及于教化刑罰者彙爲一書以繼謨明弼諧之緒斯集也其得考亭之意與詳觀茲集所載惟良折獄若弛而貞若肆而允若設難辨異而稱其度物無道情而吾仁不失胥古明恤之遺司理者由是

而有獲焉。則微顯闡幽。全生致殺。仁愛汪流。太和之
治。可坐而致。而徒明察之獄。得以資焉而已哉。公諡
景字光啓。別號西墅。其所植立教化。精明憲度者。尙
有刊布朱子小學官箴集要。釣臺集。表揚岳鄂王書
劄。此特其一云。嘉靖乙未秋。吉賜進士第。嘉議大夫
浙江按察司按察使貴池恭川李崧祥序。